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謄録監生臣陳　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六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五年秋七月戊申宰執進呈疏決文字上曰行在刑獄皆已蕃充外路須令憲臣躬詣州縣庶無寃濫己酉秦檜奏曰陛下欽恤庶獄異境所推令欲令大理正一員往决浙西滯獄以稱德意上可之

丙辰宰執進呈户部狀準都省批送下四川安撫司制

置使符行中四川總領湯允恭户部員外郎鍾世明申行中等同共取索得四路州縣委是供輸太重除節次承指揮減免外見理之數尚多理合減免及將累年積欠難以催理錢物酌度減放委得不妨軍食寛裕民力欲並依所乞先是茶馬司嵗剩錢二百萬緡宣撫司已取撥四十萬緡赴總領所贍軍而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廂軍闕額錢七萬九千緡皆已入帳成都路六萬一千八百四十四緡潼川路一萬七百六十一緡夔州路六千三百二十四緡事俱已見十七年九月已巳至是世明乞

歲增撥茶司剩錢七十三萬緡利路廂軍闕額錢十萬緡又以三路稱提錢八萬緡益之（稱提錢已見十八年五月乙丑今復以七萬九千四百八十三緡有奇悉與之）遂減兩川絹估錢匹一緡凡二十八萬緡（時西路每匹估十千有半東路估十千）又減潼川府秋稅脚錢四萬緡利路稅斛脚錢十二萬緡（舊三十萬餘斛每斛錢引千四百去年已減三萬緡今又減）兩川米脚錢四十萬緡（元理百五十萬累減至今尚存三十五萬）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匹（十六年十二月戊戌宣司已減二萬匹今再減外餘三十萬匹）自絹估錢已下所減合一百六十餘萬

緡皆勿復取又蠲州縣逋欠錢二百九十二萬緡係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拖欠折估糴米等錢始世明之使閩也已見二十二年三月丁巳凡所建白皆不以聞而第申尚書其使蜀亦然上頗咎之然嘉其廉謹遂以為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副使以日歷及四川財賦冊參修上咎世明據令年十一月庚午聖語附入絹估錢二十六年八月辛卯茶司錢三十年三月戊戌所書可參考

右奉議郎兩浙路轉運判官黄然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然為畿漕纔數月秦檜以其不勝任遽命鍾世明代之曹泳主然故復得職司　左文林郎

平江府府學教授曹冠行國子錄　左文林郎陳孺行太學錄孺為明州職官用曹泳薦入俄又兼實錄院檢討官尋以憂去　右從政郎監編估局陳彥充勅令所刪定官彥丹陽人少從蘇庠學詩向子諲在版曹薦官之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陳彥育丹陽士子從後湖蘇養直學詩造其三昧向伯恭為浙漕訪養直于隱居彥育適在坐一見喜之邀與之共遂益以契合遂以其愛姬冠氏嫁之其後踰年伯恭登從班乃啓于思陵云冠氏萊公之元孫其後獨有此一女乞以一官與其夫陳彥遂詔特補和州文學伯恭為自製簪裳靴笏令人賫黃牒往併授之以白金為餽彥育方教村童于陋巷持書人至彥育疑非其所有至出補牒見其姓名始拜

命望踰意表不勝驚喜閭巷為之改觀其後終于删定官明清有其詩一帙至今尚存也序補官不知在何年月果如所言則序蓋不知世間有廉恥事而子謹欺罔之罪不容恕矣或者冦氏實準之裔流落失身子謹後知之故以適序前賢多如此以無它書參考　尚書省且附著之序令年九月以進寬恤詔令改官

批狀川路諸軍見耕營田除逃亡死絶外有占佃民間田地如人户陳訴委本路常平司勘驗但有契書干照即行給還仍據本年合收營田租課令人户係認送納與依見令營田免納二稅科須此以紹興三十年二月十八日工部勘當狀修入他書無之同日知利州趙不愚乞將人户識認營田租課取一年酌中數目與減半輸官工部看詳下都統

制姚仲同總領所相度未知後如何

丁巳右朝散郎監尚書六部門蘇振行太府寺丞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監登聞皷院曹綴面對言建州邵武軍鄉鎮民間或以非僻之書妄行開印乞委州縣檢察止絶詔如所請專委直祕閣本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詪奉行令詪燕懿王後呂國公世膺子也

戊午直龍圖閣知平江府湯鵬舉罷以右正言張扶論其竊取悻直之名以濟貪汚之行長惡不悛治郡亡狀

故也先是扶入對論明州通判黃卓費耗財用乞賜罷黜上諭以其他州縣官果有似此等人一一奏來扶奉詔而退後四日遂疏鵬舉上之（卓罷在是月甲寅）或謂卓與曹泳不相能扶所言蓋承其風旨爾

己未右通直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瀹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

庚申成都府言新繁縣樂師院太祖皇帝御容殿夾柱損壞及壁上衣紋壆裂禮部乞許令修換粉飾從之御

容本雍熙間僧道輝所畫熙寧間趙抃初設欄楯帷帳以崇奉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選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創置門鑰官設監守崇謁以時紹興元年太平宫道士訾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容自鳳翔詣宣撫使張浚浚即遣使安奉于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吳玠更自興州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此安奉於是本院始有六聖御容

辛酉殿中侍御史徐嚞言直徽猷閣知靜江府吕愿中

悖逆害民時已召愿中赴行在上覽疏謂大臣曰聞諸
蠻之來盡令於帥司歃血此乃亂世諸侯事其妄作如
此乃與愿中宫觀令漳州居住其隨行人馬官物差官
前去交割壬戌上曰愿中既罷恐羣蠻生疑可檢舉典
故優與推恩以慰其向化之心於是以左中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宫施鉅為資政殿學士知静江府
癸亥刑部員外郎許興祖面對言仰惟陛下以至德要
道臨御天下嘉與一德大臣都俞一堂之上至誠惻怛

仁民愛物靡不用其至焉故靈芝産於廟楹瑞麥秀於留都以彰至治臣竊謂宜如漢齋房之歌製為樂章登歌郊廟以答揚神貺從之　尚書兵部侍郎王㑹充敷文閣學士知平江府

丙寅左朝請郎張士襄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此為士襄責監當事祖

丁卯南丹州刺史莫延沈為本州防禦使依例給長生券月給鹽三百斤呂愿中之未罷也乞令延沈盡承襲

父官上可其奏且諭秦檜曰宜令施鉅諭諸蕃以應中自別以不法罷去於外國了不相干庶絶疑慮

戊辰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衢州汪召錫直祕閣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秦檜賞其訐趙令衿且令圖張浚乃奏昨得旨汪召嗣已死欲與其弟召錫推恩詔令除職上因言伯彦鈍而輕信在相州時先在朕之左右故隙會致大用秦檜曰陛下天命所集繫隆正統非相州守臣之功而召錫因奏事上殿自擬父謚忠獻乞建

定策之碑可見其無識也上曰善帝王之興自有天命
豈人力所能為也

己巳直祕閣知福州方滋移知明州

甲戌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
南平王加賜衣一襲六事御仙花金帶銀匣塗金銀器
二百兩衣著三百匹鞍轡一副馬二匹天祚遣使入貢
故有是命上諭宰執曰所授天祚及莫延沈告勑卿等
可詳視仍與修改播告遠人欲令得體也秦檜時已病

上顧檜曰昨醫者謂御膝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稱謝　左朝請郎陳誠之為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誠之服闋上欲召之為秦檜所沮乃有是命　左從事郎莫汲行國子正

八月丁丑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兼工部員外郎王珪面對言縣令之職於民尤親近年以來告訐成風善於其治或遭誣訴有司極其鍛鍊故作邑者懼禍之及一切因循苟且為自全之計責其盡綏撫之方勢有不可

欲望聖慈付之有司畧為措置申嚴行下不惟以絶寃濫亦使能者知勉以副陛下責成之意詔刑部措置申省

戊寅左朝散大夫汀州居住趙令衿追一官勒停令南外宗正司委官專一拘管法寺言令衿謗訕不遜故有是命

辛巳秦檜進乞差刑部尚書韓仲通戶部侍郎曹泳看詳守臣到任所陳裕民五事上曰守臣陳獻利害當令

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如建炎間時方艱難財用匱乏之翟汝文知越州乃盡放散和預買及鑑湖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盜名如此等人國家何賴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之為國者有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有諸侯幣帛饔飧百官有司之事是其勢不得不取諸民然而聖人猶以為不得已也由是量所用以賦之為之什一之法不敢有加焉過乎此則百姓有不足桀紂之道也不及乎此則君孰與足是貉之道也二者聖人皆以為有罪也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恩養元元愛惜生民彼國計之有無吾不知焉是賊國盜名之人也若夫剝下以益上獻佞以營私曰我欲為君充府庫而已此又古之所謂民賊而其罪當不止與盜名者同科由是觀之太上皇帝論臣所言利害必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者蓋古者取

民之法當如此　殿中侍御史徐嘉言近者臣僚論列趙令衿罪惡已蒙付之有司施行臣訪聞事目内一項稱令衿與趙昂之子汾終日開懷痛飲臨别厚贐之且寄以書信未知所寄何人臣竊謂汾故宰相之子乃甘心與人遞送書信决有姦謀密計窺伺朝廷事機儻不究治則罪惡不彰為國産禍不可不慮詔送大理寺究治

壬午左中大夫知鎮江府張修國子正王復並為監察御史修厰次人曹泳之為小吏也甞以贓污被劾修力

庇之復自樞密院效士登第驟除臺官人皆駭愕　右承議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曉通判温州曉會弟也

癸未左從事郎祕書省正字張震特引對詔改合入官

甲申秦檜進呈敷文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右宣奉大夫知建康府宋貺欲並復敷文閣直學士上曰符軾之孫與復職名甚善上因言和議之初李光凶悖蔑視朝廷專欲沮壞大計符初贊和議甚力後乃變其

說蓋有押闔之風也　國子司業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權尚書兵部侍郎　大理卿張柄權刑部侍郎　祕書省正字洪遵兼權直學士院遵之除日歷不載但於此月壬辰書宰執進呈洪遵乞罷翰苑事壬辰在此月後八日按是時翰苑乃虛中獨員虛中既改除則不容一日無官也且附此更求他書參考

丙戌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以後所未有熊克小歷德元自吏部尚書除蓋誤

詔人户身丁免丁錢可特放一年以御前錢依數

還戶部凡為絹二十四萬匹

丁亥尚書刑部員外郎張嶬陳良翰並為大理少卿

己丑廣東經略司言於占城國計置馴象來貢稱真臘國自要進獻上曰祖宗時每遇大禮須用此令見有馴象若其未至姑俟之可也　詔都督府所至官莊及牛租可日下放免令後不得起理元降指揮更不施行

庚寅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監察御史王葆並兼崇政殿說書　左朝請郎新知泰州王揚英直祕閣

知眉州　左文林郎行國子録曹冠爲左宣義郎冠特被引對乃有是命後三日除太常博士尋兼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冠引對在是月己丑）

辛卯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權樞密都承旨薛仲邕面對論令明良一德坐致太平使監司守貳不妄用不横歛則郡縣無緣騷擾乞申嚴行下從之

壬辰宰執奏事次上曰頃韓世忠納宅子當令移左藏庫及倉欲以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此祖宗故事令各

散居非待遇之體降指揮已三年矣轉運未見施行可呼至都堂傳旨催促並要日近了畢合用物料工錢於御前請降不得科歛　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柄充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居永州檜猶忌浚故俾柄與汪召錫共察之　權尚書兵部侍郎沈虛中依舊權直學士院祕書省正字洪遵改兼權中書舍人遵乞罷權翰苑故有是命

癸巳左朝散大夫貽州編管洪興祖卒初趙鼎罷相居

會稽其門人方疇為言檜荅張九成有立朝須優游委曲之語事見紹興八年十月因曰秦相亦令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鼎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於上乎鼎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既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為心也檜由是安迹盖行止非人之所能為也

至是疇默數檜再專國柄十有八年士大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此言非人之所能為信哉　右廸功郎張用和贈承務郎官其一子以權潭州安化縣尉捕賊死事本路提刑司為之請也

甲午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乞四川諸路應係大鐵錢並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責拘收從之蜀自漢以来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更造鐵錢歷代仍用銅錢孟氏廣政初復鑄鐵錢與銅錢互用國

朝乾德三年平蜀後呂餘慶鎮蜀日首與沈義倫奏乞揀出銅錢計綱發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鐵錢後以為非便淳化間仍令兩川銅鐵錢兼用先是益邛嘉眉等州皆鑄鐵錢每歲五十餘萬緡後因李順之亂罷鑄久之民間闕錢始用私行交子因而弊端百出景德三年張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黄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錢每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自後人多盜鎔大中祥符七年淩策又請鑄大錢以一當十嘉州錢監名豐

遂邛州錢監名惠民止於兩州置爐鼓鑄嘉祐四年趙抃為轉運使奏以蜀中鐵錢甚多乞罷鑄十年以寛民力是歲祫享赦文中行之熈寧間轉運司復言罷鑄累年民間見錢闕少乞行下三司詳度減半鑄錢與交子相權詔從之後廢嘉州豐遠監至建炎二年邛州復罷鑄紹興十五年鄭剛中為宣撫副使始復利州紹興監鑄大小錢歲各五萬施州廣積監者起於紹聖三年其所用爐料悉於清江縣籍定人户家業敷買南平軍廣

惠監者所用鐵炭皆取於爐户而於所佃田上捐其租稅廣積監歳額萬緡廣惠監萬五千緡皆供本州省計而已

丙申宰執進呈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劄子占城國遣使賫到進奉表章方物并書信上宰相見聽候指揮繳納禮部欲令近上二十三人到闕仍令本司差熟事使臣引伴前来宰臣秦檜奏欲依所請内獻宰臣等物乞說諭不當創例上曰可依典故其書信婉順說

諭不須創開新例

丁酉左承議郎秀州州學教授陳巖肖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巖肖在秀州為秦檜立祠堂于學舍熺歸稍薦用之俄兼權考功郎官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張宗元罷時秦檜忌特進永州居住張浚尤甚每臺諫官劾疏必使及之殿中侍御史徐嘉即言今陰邪逆黨尚爾交結簧鼓衆聽撼搖國是宗元天資陰狡頃在川陝與浚大誤國事今書問

往来健步絡繹無一日無之浚之諸僕皆寄名帥司親兵月置銀與之時江西轉運判官張常亦箋注宗元與浚壽詩右宣教郎添差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樗又疏宗元之短宗元遂罷樗南昌人也

庚子宰執進呈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劄子論遠方公皂買賣文引乞取擾民乞申嚴法禁　大理評事沈正度劄子論朝廷罷免行錢尚慮四方官吏仍舊於行市虧價買物望委監司常切覺察皆從之

辛丑詔臣寮合得紫衣師號昨因住賣權停給賜可依條給還宰執除落職等人外令有司檢舉今後與免甆萃

壬寅右朝請郎知衢州王彦傳為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右中大夫新知瀘州王師心改知洪州左朝請郎新知閬州周執羔改知夔州夔路諸州地接蠻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溱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使誡之曰朝廷用爾為帥令一方驛

驕責將馬往能盡力則貫爾而已一兵不可得也豪慣斬叛者以獻此事不得其時熊克小歷繫之紹興二十四年六月末誤也是時執羔方知眉州令因執羔除帥附見

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錢端禮知衢州

九月丙午左朝奉大夫新知資州左守道言國家推行茶法為利甚大比年以來給賣茶引多有虧欠欲乞應州縣產茶地分官募有力之家權給木記置場收買候收成畢日差官秤盤見數依字號給賣與有引商旅庶幾私販之弊自革而官課日益增羡詔戶部看詳申省

後數日宰執奏事上因問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等三處一歲共得賣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時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上問在辛亥今聯書之

丁未大理評事聾衍面對論遠方受納人户匹帛不應繩式者往往以退印為名用油墨損污或乾沒入官甚者掩為已有望申嚴禁止仍許越訴詔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

辛亥降授左奉議郎知遂寧府李文會知瀘州　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知嚴州　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楊揆特降一官仍落職揆嘗以事為秦檜所憾屏居台州不敢出者將二十年檜怒不已守臣劉景即奏揆有田在黃巖縣不依上戶輸納科數雖會赦猶有是命

王明清揮麈録稱揆知楚州欲斬秦檜事蓋誤已辯之見建炎四年十月

癸丑權戶部侍郎曹泳言江淮荊湖廣福九路上供錢物糧斛依條發運司注籍稽考催促自罷司之後別無

總轄拘考緣鑄錢司職事簡少欲望就委兼管拘催驅考九路上供錢物糧斛每歲以諸路漕司催發及一路州軍起發數目比較申取朝廷指揮從之時新除鑄錢官王彥傳本泳辟客故其所陳如此

乙卯持服前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張子蓋依前官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以服闋從吉也

丙辰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論村落酒坊多因農民婚嫁之禮縱其私醞不即掩捕望許保伍告官重寘典憲

詔申嚴買引條法行下

丁巳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勑令秦檜等進呈紹興寛恤詔令二百卷自鄭康佐建請已見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乙酉至是再踰年乃成凡五十門詔鏤板頒降

己未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在法夏秋二税分立三限近年縣邑往往初限未周即行監拷望申嚴法禁從之

辛酉右承議郎新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韅

添差通判秀州

丙寅祕閣修撰提舉佑神觀秦堪充敷文閣待制堪妻令人趙氏進封郡夫人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吳益陞直寶文閣以秦檜提舉編寛恤詔令推恩也

丁卯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秦塤試尚書禮部侍郎

冬十月乙亥朔祕書省正字張震面對言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天下學士靡然鄉風臣願申勑天下

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畀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從之

丙子右朝請郎新知無為軍張永年直祕閣永年閣之子與秦檜連婚至是獻其父文集於朝故有是命仍詔閣身後依條合得恩數令永年經有司陳乞

戊寅詔紹興二十六年分民户二税不得合零就整令户部行下諸路監司州軍遵守如違許經尚書省越訴

己卯軍器監丞孫祖壽面對論川廣守令有闕違法差

官俾之久攝妨公虐民至有新授人不敢之任或有至而不許赴者望行下諸路遇守令有闕以見任正官暫時兼權即申朝省及吏部選擇差官不得隱藏闕次從之

庚辰右朝散郎朱敦儒特引對秦檜喜敦儒之才欲為其子孫模楷敦儒已告老强起之既至落致仕仍詔陳乞過恩澤免追奪日後致仕更不推恩比對即除鴻臚少卿入始少其節建炎中廢鴻臚寺及是復置敦儒落致仕在

是月

丙子

壬午禮部侍郎王珉為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賛舍人王漢臣副之宗正丞鄭枏為賀生辰使閤門宣賛舍人李大授副之

癸未右正言張扶言謹按右通直郎陳祖安本李光庶姆之子其天資凶險實酷似之光為朝廷擢用之時祖安出入其門助為傲虐近者以沈長卿謗訕為鄉人所訟平日所與唱和獨祖安為多及赴逮棘寺而鄭仲熊

叔姪力為營救州縣觀望悉為改易文字遂致漏網而祖安偃然自恣益無忌憚每對人必盛談光之為人歎惜嗟恨謂不遇其時功業勿遂一時無知羣小為所簧鼓徃徃靡然從之毗陵去行朝不遠而祖安負罪之人乃敢遨遊其閒朝夕窺伺雖朝廷未欲明正典刑望將祖安勒歸建州本貫令官司常切覺察月具存在申尚書省庶不復為盛世患實天下幸甚從之　右宣教郎添差通判衢州周麟之言今天子受命中興功光創業

近者太廟生靈芝九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卓絶而創見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旗繪靈芝之形於其上以彰一代之偉績實宗社大慶詔令所屬製造既而禮部侍郎王珉泰塡權員外郎趙達等乞以諸處申到瑞木嘉禾瑞瓜雙蓮等並繪為旗從之王珉等申請在是月乙酉　何俌龜鑑日蝕之變髙宗猶減膳避殿而檜則以隂雲不見賀彗星之異髙宗猶以寛民力出滯獄降詔而康與之以彗為不足畏檜則舁之改秩草木之瑞髙宗嘗謂不如鐵騎十萬而檜則繪芝草於旗矣髙宗不敢有欺天之心檜乃敢有欺君之心檜之心直欲掩蔽災異緣飾祥瑞以文中興而為固寵之資耳

甲申國子正莫汲大理評事莫濛並罷殿中侍御史徐嚞言趙令衿與汲評論日月無光若非平日交結之深豈肯披露心腹遽發是言令趙汾已送獄而汲在朝列濛為寺官若不區處則獄吏觀望不盡實情必遺禍貽國後患望將汲罷斥濛別與差遣庶幾趙汾等獄事研究盡實灼見其姦重寘典憲使陰邪交結之徒稍知懲戢故有是命

乙酉右正言張扶言謹按右承議郎張祁本農家子緣

其兄郤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致有娠於蓐中陰殺以滅口胡寅從而庇之郤歸因此失心不復視為兄弟前此孝祥新第而歸終不敢往見且寅之為人凶悖險詐專事脅持范宗尹趙鼎之徒畏之如鬼雖在謫籍其勢力猶可以造張初父子之大福又能使舉世不敢言初此其力不小若不治之則輕儇之徒覬望胡寅雖不附麗一朝為國生事悔之無及臣身任言責豈敢避忌不為國家遠慮伏望付于有司正其罪名以快天

下公論詔大理寺根治

辛卯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衰老交侵日就危惙伏望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壎堪改差在外宮觀上賜詔曰卿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遽覽封奏深駭聽聞其專意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秉政十八年富貴且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己者故使徐嘉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

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

此以朱熹所撰張浚行狀修入臣嘗見前校書郎魏了翁言在館中時聞今敷文閣直學士吳獵言秦檜病時大理寺官以趙汾等獄案上省檜夫人王氏却之語家吏曰太師病勢如此且休將這般文字來激惱他如此者再三檜死事遂已故以檜之惡如此而其子孫未盡絕滅蓋王氏此舉能全數十家性命故也臣又嘗見蜀之老士人有為薛仲邕館客者言仲邕時持案牘入檜臥內是時已擬定刑名只取檜一押字會其疾篤乃已所謂五十三人趙令衿胡銓汪應辰張孝祥之徒皆是也臣按此時仲邕以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仲邕乃曹泳甥與秦檜有連故得出入卧內也但五十三人不能盡得其名惜哉 中興聖政大

事記曰甚矣檜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銓趙鼎張浚李光張九成洪皓李顯忠辛企宗之徒相繼貶竄而呂頤浩之子摭趙鼎之子汾王庶之子之荀之奇皆不免焉蓋檜之心大狠愎尤甚於章蔡竄趙鼎而必置之死殺張浚而猶及其家甚至蕭振以附程氏之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馮璠論語注而得禍末年欲殺張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檜已病不能書可畏哉

壬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秦熺言父以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伏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迹漢疏上賜詔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捨朕而去效漢二疏哉癸巳檜再請詔答曰卿獨

運廟堂再安社稷朝廷恃以為輕重天下頼以為安危
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禄有陳豈朕所望甲午熺再奏
臣已與臣父議定蓋是素志乞同降處分詔曰宗社再
安卿與有力方將同徳之求遽有納禄之請非朕所望
勿復有陳是時檜病已篤而熺祕不以聞但以滿盈求
退為請而已乙未上幸秦檜第問疾檜朝服拖紳無一
語惟流涕淋浪上亦為之揮涕就解紅帕賜檜拭涙熺
奏請代居宰相者為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乃賜幹辦

府丁禩金帶已刻還內是夕召權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熺遣其子禮部侍郎塤與其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枏等見殿中侍御史徐嚞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熺為宰相（此以湯鵬舉劾疏修入疏稱十月二十一日事故附於此林泉野記乃稱董德元曹泳等謀薦即相位於此不同）是日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洪皓卒於南雄州年六十八（後謚忠宣）

丙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益國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為少師並致仕詔檜熺已降制其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録院修撰塤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塤仍充敷文閣直學士初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至卧内以後事囑之且贈黄金各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為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

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為非檜之黨是日以思退無權參知政事

臣嘗見故武學諭范子該言秦檜當國執政官不敢獨奏事湯思退初入樞府一日檜擬除局務官二人上偶不付出檜疑之諭思退令留身請其故思退連稱不敢檜曰此是檜意無傷也明日思退留身如所戒上見已驚曰有何事乃不與秦檜同奏耶思退具白云云上曰此細事朕偶忘記非有他也思退將下殿奏曰臣自此恐不復望清光上曰何故思退曰臣今日留身雖出檜意但其人多疑必謂臣更及他事且諭言路擠排臣去無日矣上曰無慮朕當保全思退因畧言檜專權蒙蔽之狀上頷之退至殿廬告以上意未至省已批出依奏檜甚喜其後臺諫數劾思退黨附秦檜之罪乞罷相上曰他人言檜擅權皆言於其死後獨思退於檜在日為朕言之非黨也子該所言必有據故具載之

夜檜薨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益固鄰國之懽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林泉野記云熺尤恣横不學聞檜死置酒大喜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為相檜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為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會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為樞密使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宰席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

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擅兵檜與俊密約議和而以兵權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官以其子熺為狀元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埙為狀元上覺彗星見檜不乞退頻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為檜秉政所致上見江左小安以為檜力

任之不疑檜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腆續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奴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

興聖政之美故言路絶矣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諫官匪人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光世甍其家建康園第併以賜檜及張俊甍其房地宅緡日二百千其家獻於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崖穽深阻世不可測喜贓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即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贓汚不法為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贓吏恣横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

物為壽歲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啓者皐夔稷契為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請加檜九錫及置益國官屬者自非檜親黨以下至富於左藏數倍以林泉野記本文自士大夫投書啓以下並據趙甡之遺史刪附聖相事詳具紹興十四年六月益國官屬事詳具十七年三月九錫事詳具二十三年正月王循友知建康府注然自渡江後諸大將皆握重兵難制張浚趙鼎為相屢欲有所更張而終不得其柄檜用范同策悉留之樞府而收其部曲以為御前諸軍息兵以来諸郡守臣有至十年不易者又以僧道太冗

乃不鬻度牒暗消其弊使民知務本由是中外少安至於忘讎逆理陷害忠良陰阻宗資之議又其罪之大者上久知檜跋扈祕之未發至是首勤熺致仕餘黨以竄逐天下咸仰英斷焉

丁酉執政奏事上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来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悼久之

權尚書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特勒停新州安置右朝散郎守鴻臚少卿朱敦儒令依舊致仕樞

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文字薛仲邕右朝請郎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王彦傅左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杜師旦並放罷日下押出門秦檜既死右正言張扶乃奏泳肆為凶悖傲誕不遜招權怙勢以收人情監司郡守必欲出其門下廣為死黨一或不然則必以事陰中之擯斥廢罷者踵常相繼搢紳畏之視如鬼蜮近見太師秦檜不安未赴朝參日與群小妄議朝政動摇國是專欲離間君臣竊恐別有覬覦將致誤國

殿中侍御史徐嚞言泳性資兇險貌狀姦雄威聲虐焰震慴朝野而又招權市恩擅作威福引援市井不逞之人結為心腹如朱敦儒者乃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王彥傳者贓汚淫濫專事刻剥薛仲邕乃泳之甥蹤跡詭祕唯務躁進而泳悉致之門下國家財賦自有常經泳巧計百出必為額外多方聚斂較利之錙銖割民之脂膏怨嗟之聲滿于道路甚者幸大臣之有疾遂日與群小會聚妄議朝政便欲竊弄權柄恣其悖

逆不臣之心以揺國是罪惡貫盈未易殫舉欲望屏竄遠方以快天下仍將敦儒師旦彥傳仲邕等並行罷黜使兇惡不有君父之臣及陰邪姦贓交結之徒皆知所懲艾故有是命

庚子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説書徐嘉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　詔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魏良臣敷文閣待制沈該直龍圖閣湯鵬舉並名赴行在令疾速起發

辛丑右正言兼崇政殿説書張扶試國子祭酒兼侍講

上既親政首易言事官前一日批出除扶太常卿執政言正言自来不除太常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有是命

壬寅詔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並令行在居住二人皆上使令之舊久為秦檜所逐故也

甲辰秦檜妻韓魏國夫人王氏乞改賜一道號詔特封冲真先生　直寶文閣主管佑神觀吳益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秦熺言益先臣長孫女夫望

特賜推恩改差在外宫觀故有是命　詔敷文閣學士知平江府王㑹按原本脱此句今增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宋貺兩易其任以秦熺言㑹臣親舅望令與貺兩易庶得相聚照顧家屬故也　熺又言先臣葬事乞令江東轉運使應副從之仍令入内内侍省副都知陳永錫管㪺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六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戊申右承事郎趙汾特降二官制曰汝大臣子不自愛重言者謂汝交通宗室窺伺機事朕議汝于法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削二官尚體寬恩毋重後戾制詞權中書舍人趙逵所行也日歴云汾故宰相鼎之子徐嘉任御史日言其甘心與人遞送書信窺伺朝廷事機法寺鞫治故有

是命按此乃與張浚行狀所書鞫治本意全不同必檜死後所掘也臣嘗聞前校書郎魏了翁言吳獵在館中嘗云張浚謫居永州杜門不通人惟穴墻以通薪水一日有自穴中擲身而下者已困頓不省其子栻往問之乃趙删定者為栻言秦檜方起大獄相公與某皆在其中勢不免死故來相别爾栻不敢以白浚延之别室浚微聞之召栻謂曰吾曽薦秦會之必不見殺然亦當往海南槖中有銀若干留其半汝奉吾母歸長沙其餘中分半以予趙半以備海南之行可也又數日有黃衣卒復自穴中擲身而下其家以為謫命至大懼亟往視之卒困甚不能言指腰間小紙文書取視之乃湖南漕臣所寄也其書云十月二十二日秦太師已致仕伏乞鈞照浚始命撤關啓門獵潭州人舊游栻之門其言必有據故附著于此趙删定未得其名當考

己酉詔秦檜神道碑以決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為額

以熺言臣父際遇聖主獲依末光眷禮始終曠古未有今合立神道碑望特賜御題八字故也

辛亥詔大理少卿張巘與外任　右宣教郎王錡直祕閣錡繼先孫以繼先郊祀合得薦奏恩澤而命之制曰朕酬乃祖之勞將益録其子孫既而曰與其益之盍增異焉用是以汝進直祕閣夫父祖之於子孫無所不用其愛其亦榮汝之承吾賜而歸侍于側也汝克孝秀祇聽吾訓顯身揚名兹其所以報君親與制詞權中書舍

人趙逵所行也

壬子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左中大夫直龍圖閣湯鵬舉行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張脩行右正言

乙卯詔秦檜合該賜謚令太常寺擬定於是博士曹冠撰謚議曰故太師贈申王秦檜光輔聖主紹開中興安宗社於阽危之中恢太平於板蕩之後道德光天地勲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

典嚴於定謚尤當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顯効焉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文賢有成曰獻宜賜謚曰忠獻

右朝奉郎通判常州秦烜為光祿寺丞烜梓子也熺言臣本家御書閣及賜第家廟並未有人看守望改烜行在差遣就令專一照管故有是命

丙辰執政進呈赦書副本九十三條上曰依前郊體例還有增改否參知政事董德元奏今所進本除依前赦外增改十八條新添二十三條上曰民間利害宜講究

詳備務在寛恤無所究濫　右司員外郎林一飛罷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兼權郊祀大禮提點一行事務官以都司全闕故也

丁巳直祕閣新知眉州王揚英落職催赴新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揚英寡廉鮮耻近除職知眉州可謂幸矣嫌其地遠而不行方且對衆揚言我嘗薦秦熺為宰相必為我致力命下三月傲然自安方命不恭無甚於此故有是命　太常博士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曹冠右通直郎司農寺主簿林一鳴監文思院上界門林一鶚並罷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一鳴一鶚乃一飛之兄弟恃權挾勢輙得進用冠秦檜之館客也試官觀望叨冒登科平江教授到任三月遽得改官遂遷太常博士如此則國家清要任使宰相用以酬門客可乎中外士大夫莫不飲恨而竊笑之望將一鳴一鶚及冠特賜罷黜以俯慰中外臣下積憤之心是日執政進呈畢新除右正言張修入對亦論宗正寺丞鄭柟

天資險詖賄賂狼籍冠章句鮿生人物凡下二人者朝夕出入大臣之門復交結曹泳柟之奉使泳力與為地今冠為檢正實政事之本柟為奉使益國體所繫若不亟罷黜深恐別致生事傳笑四方上面諭修以開廣言路之意時冠已用鵬舉章先斥於是柟相繼亦罷　左奉議郎知池州青陽縣褚籍充御史臺檢法官左承務郎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門張堅充御史臺主簿時臺屬闕官上面諭湯鵬舉令舉薦遂用二人籍丹陽人

堅綱子也　榮州刺史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都鈐轄御前後部同統制軍馬吴拱兼知成州

戊午執政進呈激賞庫所賣錦三千餘匹係曹泳行下江浙諸州辦賣已依聖旨拘收上曰自古帝王多事土木臺觀遊燕田獵朕皆不好正恐有害吾民如敷出許多錦帛決致科擾豈可不禁朕深居九重百姓愁歎之苦朕安得知乎　是日占城進奉使薩達麻等入見貢沉箋等香萬餘斤烏里香五萬五千餘斤犀角象牙翠

羽玳瑁等賜酒食殿門外後三日即懷遠驛燕之其後交趾三佛齊使人率如此例占城者在中國之西南東至大海西南至真臘北至交趾之驩州東北至吉陽軍所統大小州三十八通不盈三萬家其戎器以標槍旁牌竹弦弓無翎箭民有罪輕者笞臂背罪重者籠而擲之水中殺人者復使其親屬毆殺償之大畧如此時占城國王楊卜麻疊死其子鄒時蘭巴嗣立故遣使入貢焉

己未宗正丞充大金賀生辰使鄭柟罷用右正言張脩奏也（奏已見丁巳）脩又言曹泳先權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日與鄭柟曹冠綈交合謀朋附大臣將平昔交結不逞之徒狥情辟差共為姦惡乞行下户部及臨安府盡行減罷又奏左迪功郎監文思院曹緯實泳之姪先持祖母服泳力挽其來俾就試省闈試官觀望濫綴科第使其留行朝深慮造作語言動揺國是詔緯放罷　權尚書吏部侍郎徐嚞充大金賀生辰使　利州觀察使御

前前軍統制王彦特遷保寧軍承宣使左部統制楊從儀王宗尹右游奕統制王喜中部統制傅忠信右部統制李思顔等九人並轉行一官以都統制吴璘楊政言彦等供職滿十年從四川制置司保明也　右武大夫劉允升帶御器械

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應命官緣事流放累該赦宥未曾施行令刑部開具元犯因依申尚書省取旨應刺面不刺面配軍編管羈管人等内命官具

元犯因依聞奏其永不移放人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或篤疾者保明以聞其情巨蠹人録元犯因依并自到後來有無過犯開析奏裁當議看詳特與量移勘會進士因事送州軍聽讀並無放年限實可矜憫可令刑部看詳如元無的實罪犯行下所在州軍並發歸本貫聽讀自今赦後及一年別無公私過犯給據放令自便取應是歲郊祀增鹵簿為萬五千二百二十有二人建靈芝瑞木等為旗用乾德故事也

甲子上幸秦檜第臨奠面諭檜夫人王氏以保全其家之意

乙丑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平江府宋貺罷右朝請大夫知廣州周三畏復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先是貺以祖諱平乞避魏良臣等奏令與三畏兩易上曰貺小人妄作向知臨安府因官妓公事甚喧可直與宫觀理作自陳三畏廉謹守法中間被黜無辜與復職知平江甚當

三畏復職必三省所擬也熊克小歴截二語然去甚當二字遂失其實

左朝奉郎主管

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謫居九年至是已卒十月二十一日魏良臣等言皓在貶所病甚欲復舊職宫觀任便居住上曰皓頃在敵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上因語及大理寺官多是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何所賴趙令衿趙汾被罪事起莫汲汪召錫如近日張祁坐獄皆是曹泳以私憾誣致其罪卿等可速治之丙寅徽猷閣待制張綱落致仕召赴行在 保信軍承

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幹辦皇城司

丁卯手詔曰廷尉為天下平而年來法寺惟事旬白探大臣旨意輕重其罪致民無所措手足玩文弄法莫此為甚比恐尚爾任情亟罷舊吏所冀端方之士詳覈審覆一切以法而不以心俾無冤濫副朕丁寧之諭 詔建寧軍承宣使王繼先供進湯藥有勞特與轉兩官依條回授 右奉議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張常先直祕閣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汪召錫並罷令逐路

提刑司取勘聞奏右正言張修論常先心懷傾險專事把持尤工告訐召錫倚恃榮勢姦濫貪汚侵擾公私故有是命

庚午手詔近歳以來士風澆薄持告訐為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敎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重寘于法　參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不過奉行而已近來諸路監司郡

守以事違朝廷止云申尚書省取指揮殊失經意欲自今以後事無巨細皆須奏聞如或準前違戾許臣等具名銜進呈當以黜責示權柄悉歸于君上非臣下所敢專也上曰此乃大臣任意所為不欲朕知天下事耳此奏可即行下德元等又言今州縣之官貪墨殘忍尚容有之監司郡守職在按察務相隱蔽以市私恩斯民何頼欲自今後有不廉不恤之士失於舉覺别因事彰露其按察之官重加黜責上曰此誠今日之獘當如此奏

行上又曰三省行首司賈雩罪惡甚多執政大臣乃朕之股肱皆被譖訐不容安跡須與編置卿等宜速治之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僾為崇慶軍節度使嗣濮王皇叔左朝議大夫直祕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詪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士僾和僖穆王宗樸孫榮國公仲憪子也自秦檜當國二王不襲封者十有餘年至是始命之時令衿當封而方坐累拘管乃封令詪安懿王曽孫五百五十有三人得紹封者

自士僕始令諴已見　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上覽除目曰世明康謹解事前往閩蜀頗有勞但事止申省無一字至朕前令可詔諭朕此意　右正言張修言人才自有公議乞詔誡臣僚今後薦舉必三人以上同銜列薦庶無私於親黨免取譏於公議從之

辛未執政進呈淮南轉運判官龔鋈恃勢妄作乞放罷仍差知揚州樓璹權兼管運司事上曰揚州正當人使

往來之地須欲得人聞壽亦不能稱職卿等可與易一差遣　三省樞密院言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敦風俗頃者輕儇之子輙發親戚箱篋私書訟于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之後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收尺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况其間固有曖昧而傳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臣等願陛下特降睿旨令刑部開具前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省取旨　敷文閣

學士新知建康府王會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恭惟
陛下愼簡群材鼎新百度内外莫不歡欣而和氣所以
充溢中興之治可以持守然近者士論皆言朝廷未除
宰相於十月二十一日秦檜未薨之前曾遣林一飛鄭
柟秦塤計會臺諫奏請秦熺為相以此傳播中外臣僚
猶且指望熺必復用以苟進取以堅黨錮恐天下士庶
不能無疑惑臣切見熺父薨之後陳乞數事止有營私
之心初無憂懆之意且如乞王會知建康共辦父之葬

事可也乃云庶得相聚照顧家屬建康屯駐大兵為守臣者一路軍民所寄事體非輕若止為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伏乞差會自陳宫觀與熺共集檜之葬事臣更乞睿慈將臣之論列報行中外使臣下咸知尊君親上精白以承休德則浮言自息公道自行故有是命　直祕閣知太平州王晌右朝請郎知宣州王鑄直祕閣知廬州鄭僑年直祕閣新知嚴州鄭震直敷文閣知明州方滋並罷亦用湯鵬舉劾疏也鵬舉言晌附勢作威寡

廉鮮耻鑄專事諂諛出官未久遽得監司郡守僑年不通世務沉湎貪饕震不歷州縣躐躐監司頃為福建市舶每有貨物半入私帑滋陰狠恣横姦贓狼籍自楚州移桂府自廣帥移福州其所出珠翠犀象盡入於權貴之家復得明州優厚之處此誠公議不行私恩特甚高官美禄一家有煖衣飽食之幸而孤寒遠官數年不得差遣終身有號寒啼饑之憂其怨將何歸耶伏望將晌等特賜罷黜以慰臣下孤寒之心故皆黜之鑄今年七月巳未自

江東轉運判官改知宣州

初和州州學教授盧傅霖嘗作雪詩有云寒鄉只願春來早熂日寒風盡蕩摩右朝散郎通判州事范洵按其怨望遂罷傅霖至是右正言張修劾洵罷之尋復令傅霖還任傅霖十二月戊寅還任

壬申國子祭酒兼侍講張扶罷以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扶頃為明州教授奴事曹泳夤緣改官用泳之薦遂為正言凡有奏陳盡出泳口豈能為學者模範故也

祕書省校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兼權禮部員外郎

趙逵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及引對上曰卿乃朕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逵因奏言路久壅願陛下廣覽兼聽勿以賤微為間庶養成敢言之氣上嘉納之（此據周麟之所撰逵墓誌修入他書並無之按逵今年二月入館至檜薨僅半年未為久次如董德元湯思退林機葛立方王曮皆檜所親厚者曮入館踰年立方思退皆二年機二年半方除郎德元亦二年半方除察官則逵亦未為滯也且據麟之所云附此更須詳之）

皇叔宣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衎轉一官再任　保信軍承

宣使曹勛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　右正言張修奏

右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王瀹左承事郎添差

通判廣德軍鄭時中以大臣之親驟加進用左奉議郎

知邵州林機以宰相姻婭進躐清顯附下罔上妄立異

議宰相曾不以為罪猶付之名郡物議籍籍詔並罷修

又言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黄兊以大臣之姪

壻累冒差除唯知謟事曹泳浙東提舉闕官泳何與焉

輙敢以兊姓名達之天聽望賜罷黜以恊中外之望從

之

十有二月甲戌朔禮部奏郊祀行禮聖孝等事乞宣付史館上曰霜露之感人子常禮所不必書上又謂輔臣曰頃委官看詳監司郡守所條裕民之事已數年而未嘗進呈必是取宰相意旨不欲令朕見也又所條止於民事自今有已見利害並許敷奏於是降旨行下　手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振舉紀綱糾劾姦邪密賛治道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黨而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

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冝盡心迺職惟結主知無更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兹訓毋自貽咎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程克俊知建康府
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章厦知太平州
光禄寺丞秦烜與外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熺乞留烜守家廟不過使之探伺朝廷之施設稽察百官之向背況熺身在草土不當數有陳乞望與烜在外差遣將帶檜家廟歸建康上從之　右正言張修言資政殿大

學士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為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事逆臣劉豫既還朝大臣力為之地高爵重祿坐享累年端明殿學士鄭仲熊與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賄賂狼籍詔並落職億年南安軍安置仲熊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修高郵人也　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永州居住張浚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郴州居住折彦質降授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沅州居住万俟卨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南康軍居住叚拂並令任便居住尚仍復左通奉大夫　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移郴州安置光年八十矣　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道州居住何麒勒停人前左朝散郎直顯謨閣興化軍居住徐林並放逐便　嚴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許世安為建武軍承宣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捧為隨州觀察使皆以積閥遷也

乙亥左通奉大夫万俟卨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詔行在百司闕官甚多可令侍從共舉一二十人務要真材實能不得輙狥私意儻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士襄責監南康軍在城酒稅務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張士襄去歲奉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宰相止以奉使不肅罷續以宫祠處之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為後來奉使之戒　左朝奉郎直祕閣楊偰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左宣

敎郎直秘閣楊倓為將作監丞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
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不學無術黨緣幸會遽躐版
曹而為時相管莊自為苟賤敷文閣待制曹筠因秦檜
薦為臺臣凡有奏陳盡出於檜右正言張修言敷文閣
直學士徐琛貪汚叨竊詔並奪職罷祠　直龍圖閣提
舉台州崇道觀將璨為淮南路轉運副使璨不為秦檜
所喜自鎮江罷去為祠官者十二年
丙子淮南轉運判官王秬為父雲請謚執政乞下太常

寺上曰若下太常則又申請遲滯可特賜謚卿等便與議定進呈於是賜謚忠介　左朝散郎王大寶守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説書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王大寶向來曾進詩書易三經解甚有可採朕録一本留中以進本付中書省此人留意經術卿等可與行在差遣董德元曰臣等方議欲除國子司業上喜曰朕意與卿等適合甚善經筵亦闕官可與兼崇政殿説書　左承事郎張孝祥為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先

是秦檜以孝祥父祁為胡寅所厚命有司按以反謀繫
詔獄上祀郊之二日魏良臣密啟釋出之因有是命
丁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宋貺落職以右
正言張修論貺天資刻薄恃大臣之知已恣為不法故
也明年十月再貺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陳巖肖為尚書祠部
員外郎尋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詔除名
勒停前右朝散大夫武岡軍編管人万俟卨除名勒停
前右朝請郎直祕閣南劔州編管人夏珙勒停前右朝

散大夫直徽猷閣大寧監覊管人王良存除名勒停前
左承議郎象州編管人高頴並放令逐便
戊寅御筆應先統兵官差破使臣軍兵隨年被賞以轉
官資者不得以冒賞罪之内代名人依紹興十三年四
月八日指揮改正今後凖此翌日執政奏臣等未諭此
意上曰只為十三年以前立功將士有曾將決配甚非
朕意時上喜見顔間又曰今後文字有疑處次日可復
將上執政又奏熈寧崇寧封占城國王典故上曰昨問

容省亦不知此例可依此行之勿失遠人歸附之意

左朝請郎南安軍居住鄭億年再責建武軍節度副使南安軍安置　右朝奉大夫知南劍州沙縣張松就差知瓊州用本路安撫司請也按明年二月辛卯湯鵬舉論魏良臣章疏稱所薦張松自知縣造朝輒除郡守與此不同又按良臣今年十一月癸丑方除參知政事抵今二十七日廣西經畧司所請必在良臣執政之前當考

己卯左朝奉郎通判婺州周方崇為監察御史方崇海陵人湯鵬舉所薦也　直龍圖閣知紹興府趙士粲直

祕閣知溫州高百之並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士彩為時相家作媒畢婚嫁故連作帥臣進陞祕職百之與秦塤為姻家故驟為提舉繼守鄉郡公論謂何乃罷之

庚辰安豐軍進蜮鮓白魚御筆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今免進翌日執政進呈上曰溫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獨蜮鮓淮白皆宗祖歲進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

辛巳左奉議郎知廣德軍王綸守起居舍人綸為察官

以不合檜故峻用之　右正言張修言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黃然偈䫜庸懦昨為兩浙轉運判官其於漕計漫無措畫將一路常賦妄行折科民苦其擾州郡申陳則曰此曹侍郎指揮也夫何疑焉為江東提刑案牘積壓一聽人吏乞與宫觀差遣以恊望從之　左朝散郎金安節知嚴州安節為御史再疏論秦梓罷之由是久廢至是復起

壬午三省樞密院言近歲監司守城兢事刻剥重為民

蠹者其事未易縷數摭其尤者則羨餘不可不禁權攝不可不罷苞苴所當戢宴飲所當節欲望嚴申禁約或有違戾仰御史臺及監司彈奏重真憲典庶幾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上曰此等無非害民者可依此申嚴行下　執政進呈刑部狀開具到前後告訐人右朝奉郎張常先先任江西運判告訐知洪州張宗元與張浚書并壽詩右通直郎直祕閣汪召錫左從政郎莫汲並告訐衢州寄居官趙令衿有謗訕語言右朝散郎范洵告

許和州教授盧傅霖作雪詩稱是怨望左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陸升之告許親戚李孟堅將父光所作文集告人及有譏謗語言左從政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洧任兩浙轉運司催綱日告許知常州黃敏行不法等事追官勒停人前右通直郎明州鄞縣丞王肇誣告程緯慢上無人臣之禮等語言致興大獄並是虛妄降授承信郎雍端行先任監潭州湘潭縣酒稅告訐本縣丞鄭玘主簿賈子展因筵會酒後有嘲訕語言致

興大獄福州進士鄭煒告吳元美譏謗等事上曰此等須痛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情歡悅感召和氣於是並除名勒停常先送循州召錫容州汲化州洵梅州升之煒雷州洧南恩州肇高州端行賓州並編管洧鈇子端行蜀人祖孝聞崇寧初舉進士南省第一坐上書詆斥廢死父子純建炎間為右職隸趙哲軍哲誅子純亦編置張浚憐之復授端行一官至是抵罪後不知所終洧敏求自常州對移和州不知洧所訐何事端行事迹以王明清揮麈前錄修入但錄稱維安行恐

小誤鄭玘賈子展未知何時行遣此月十一日甲申復官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荊門軍編管人范彥輝坐作夏日久陰詩前右朝奉大夫展州編管人王趯坐與李光通書及借人前右朝散大夫夔州編管人元不伐坐撰造行在言語特勒停前右承議郎徽州編管人蘓師德坐其子撰常同祭文稱姦人在位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李孟堅坐父光所撰小史皆非事實右承務郎紹興府羈管人李孟津坐鼓唱台州人乞管鎬為知州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梅州編管人王之奇前右承務郎容州編管人王之荀坐怨望謗

訓特勒停前右朝散大夫鼎州編管人闗大鈞生依隨鄭剛中

並放令逐便　詔諸撲買坊場並遵依常平法施行如有違戾去處仰提舉司檢舉改正此當是為罷諸軍酒坊酒庫張本

祕書省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趙逵左宣教郎通判徽州周麟之並為著作佐郎逵仍兼權中書舍人　是日制授占城蕃首鄒時蘭巴懐逺軍節度觀察留後占城國王散官檢校官憲御勲邑如故事加賜寛衣一對金帶一條細衣着百匹金花銀器二百兩衣着

百匹銀帛千匹兩又以其進奉使薩達麻為歸德郎將使副見日皆賜金帶判官金花銀帶襲衣衣着辭日皆賜衣服䌽幣有差

甲申御筆醴泉觀使孟忠厚令行在居住奉朝請翌日參知政事魏良臣奏曰忠厚在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梓宫須宰相護送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事護送朕深不欲以國戚任軍旅及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如太后家子弟但加

以爵禄奉祠而已良臣曰陛下聖明深得所以待國戚之體　詔命官犯罪勘鞫已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後三省將上取旨　敷文閣待制劉一止落致仕召赴行在　右朝散大夫直祕閣宗頴行尚書兵部郎中　左朝散郎周葵復直祕閣知紹興府　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處州編管人邵大受生朋附范同浮言無稽前左從政郎武岡軍編管人芮曄生賦牡丹花詩怨望前右從政郎萬安軍編管人楊煒生上

李光書詆和議　前左迪功郎横州編管人鄭玘前右迪功郎肇慶府編管人賈子展生酒後有嘲訕語言並放令逐便仍與復元官煒渡海而卒　徽猷閣待制致仕陳槖卒

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罷能淺陋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既參大政又以承之得權宰執興利除害豈能任其責乎進賢退不肖豈能任其怨乎是真伴食備員者也望將德元罷黜以為

貪進無耻之戒右正言張修言仰惟陛下聰明灼見大臣前此専權自恣一時小人有害于政者奮由英斷旋加斥逐中外之人獲覩朝廷清明百度鼎新之日無不歡呼鼓舞稽顙相賀其有朋比大臣欺罔君父罪狀顯着物議沸騰乃尚參與大政不知引退可不論列貶竄以昭天下四海乎臣謹按參知政事董德元以猥瑣之才偶中巍科大臣當軸欲其附會遂啖以要官至如臺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他官比而德元為侍御史與之

交通令憸人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即驟進之所怒者即擠排之群小得計相為黨與善類惴慄若無所容此實臺諫附會以至於此極也近日聖詔初頒在位之臣敢不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如德元自宜告退猶洋洋然不以為耻處廟堂與機政士論切齒若不亟行罷黜深慮有誤國事鵬舉又奏去歲省闈德元為參詳官偶於謄録處取號而得秦塤卷子對衆曰吾曹可以富貴矣令房中以得塤之試卷更相自慶而德元復對衆又曰

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近日遂接引鄉人之浮浪者公然鼓譟於市肆中乞朝廷除德元為相是眞不量力取笑於一時莫此為甚伏乞早賜罷黜以為諂奉權貴妄意進用之戒修又言人臣之罪莫大於附會德元之罪中外固已知之懲一勸百以戒飭在位之臣誠不可緩也鵬舉又言德元權宰臣職事以來兩月餘矣才力不逮智能無取日甚一日貪不知耻況復歷官未久驟躐政機徒知歸德於時相不知恩出於陛下近日擅支激

賞庫錢物犒給胥吏誠何心哉是使胥吏歸恩於德元不知激賞庫錢物實出於朝廷也疏入德元乃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奏上上始有是命鵬舉又言德元貪鄙之心知無不為且如近遣王珉出疆德元遂令其子克正充上節禮物官令端坐於家公然循資殊不知耻珉之行日有云衆人皆有所得獨參政令嗣略不念盛寒中萬里之行耶人皆傳之以為笑德元貪鄙如此尚得資政殿學士而竊宫祠厚禄公議謂何望將德元職名

鐫褫仍將臣前後論列報行中外以戒臣下貪得無耻之心詔德元落職制畧曰不思臨軒之恩遂決媢竈之策間不一歲來參萬幾權舍人趙逵所行也　左朝散郎通判明州淩哲又承議郎添差通判嚴州何溥並為監察御史湯鵬舉薦之也哲吳縣人初見紹興十四年七月溥永嘉人初見紹興十二年三月溥入見首論天子之耳目所恃以周知天下之故者內則寄之臺諫外則寄之監司故監司權與臺諫等陛下勵精求治尊用臺諫言無不從今茲朝廷之治可

謂肅矣而臣竊惟州縣之間貪吏為虐搏噬良民甚於豺虎監司不問郡守不訶往往甘受佞巧先食其餌是為足以當陛下耳目之寄哉臣愚以謂州縣之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罰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為殿最之課如是則非惟監司不容於匿姦而貪吏亦將斂迹而不敢犯矣此非臣意度而為之說也比居田里所親見故敢為陛下言之伏

望睿慈斷以必行則實惠及民天下幸甚從之溥奏下在十三日丙戌蓋此日引對所上也

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言契勘天下財賦窠名不一有歸之朝廷者有歸之戶部者要之均濟國家之用而已故朝廷之與戶部事實一體戶部闕乏朝廷未嘗不應副也比年以來朝廷每月支降券食錢三十萬緡又於數内尅還給關子錢而戶部窠名錢物又有為朝廷拘收支用者戶部所得無幾欲望特降睿旨令戶部條具自來支使錢物窠名撥

歸戶部每月以實闕錢申朝廷取旨貼降又言江浙等路有絶戶沒官等田宅紹興二十年内節次指揮撥赴常平司措置其間州縣官吏往往應副形勢有力之家量力租課佃僨不惟暗失官課而州縣又緣此失去二税歲計之用乞將上件田宅盡行出賣令戶部參照條具申朝廷取旨並從之　右承議郎謝伋知處州王明清揮麈後録云紹興二年秦檜之罷右僕射制詞綦叔後之文褫職告詞謝任伯之文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親批云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摇怨讟載路丁卯歲上詔毀宰執拜罷録謂載訓詞也至乙

亥歲秦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伋景思處作劄子自陳大槩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從伋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姻黨曹泳為擇酷吏劉景者攉守天台專欲鞫勘景思時景思寓居外邑黄巖山間景視事之次日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差人防護甚峻景思自分必死將抵郡城外渡舟中望見景備郊迎儀一見執禮甚恭至館舍則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景思叵測是晚置酒延佇坐間笑語極歡而罷始聞早已得檜之訃音矣又踰旬景思拜處牧之命然終不知所興之獄謂何也按此所云謝克家草秦檜制詞及丁卯歲毀拜罷録乙亥歲秦檜乞下台州取索御札皆小誤前已辯之劉景今年四月己丑差知台州

詔右通直郎陳祖安令遂便以刑部檢舉也祖安

初坐不告沈長卿謗訕事勒歸建州本貫

丙戌武泰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敷文閣待制知潭州張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日執政奏事魏良臣言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甚昨賜田百頃仍官給牛種良臣言錡有申狀到朝廷稱官田並撥入常平司止得荒田數頃臣已下本州只就常平田撥賜欲差帥潭州見任人張柄與宮祠上曰甚善　直祕閣江東轉運副使州石罷以右正言張修論石緣大臣有父執之舊

濫被任使貪汚不法也

辛卯執政進呈監察御史王䕫自劾徐嘉曾與臣議除秦熺事上曰王䕫徐嘉王復雖言官所薦皆出秦檜意想其不自安須與外任於是次第罷之　參知政事魏良臣等言仰惟國家累聖相承法令全備以為萬世不易之典自比年以來間有一時申請權宜而行其間致與祖宗成法有相牴牾者臣等近面奉聖訓國家政事當並遵祖宗舊制欲望特降㫖令省部節次條具續

降申明指揮付有司看詳可否取旨施行庶與舊法罔
或背戾又言朝廷偃兵息民于今十五年矣典章文物
粲然備具惟是衣冠舊制狃於近習競以紫衫為自便
之服公卿皂隸混為一區甚非所以明等威定民志也
欲望除諸軍將校許服紫衫外自餘並依承平舊制施
行仍自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一日為始皆從之　詔比
年諸軍統兵官類多私役軍士至於託名回易贍軍以
茶鹽布帛之屬敷配倍取價直因致貧乏可令刑部行

下諸軍如或依前違犯在内御史在外委總領官按察劾奏三省樞密院取旨重寘憲典如按劾官司知而不糾與同罪 徽猷閣待制張綱試尚書吏部侍郎 右正言張修為太常少卿 監察御史凌哲為右正言 左朝散郎葛立方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葛郯題立方文集後云太上更化伯父被召復為郎數日沈公該始除參知政事而言者乃謂賂該之子得之後議該者往往以為口實而伯父亦卒以此一跌不振伯父既捐館諸孤上書叫閽下其事於吏刑部而吏刑部考究狀甚白謂伯父除郎乃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而沈該除參知政事乃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 左奉議郎

通判紹興府黄中為祕書省校書郎中進士廷試第一

官州縣近二十年至是始召　御筆敷文閣學士王會

落職罷宫觀後九日勒停　詔應召赴行在臣寮入國門日

令即時具狀聞奏　右朝奉郎通判袁州蔡攑提舉荆

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攑初見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　左承議郎充

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何逢原提舉荆湖北路常平

茶鹽公事

癸巳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復徽猷閣直學士

致仕　詔追官勒停人趙令衿復左朝請大夫追官勒停人闓大鈞除名勒停人元不伐復右朝散大夫万俟止復朝散大夫（止明年四月庚寅帶右字）范彥輝復左朝請郎李孟堅王之奇王之荀並復右承務郎勒停人蘇師德復右承議郎

甲午敷文閣待制沈該參知政事該自蜀歸召還入見上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始用檜薦及登從列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笑曰然遂有是命該首奏曰朝廷

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賛國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權綱首詔該及万俟卨還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天下望云

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陳誠之為翰林學士誠之至泉纔數日也

乙未上謂魏良臣沈該湯思退曰兩國和議秦檜中間主之甚堅卿等皆預有力今日尤宜協心一意休兵息

民碓守無變以為宗社無窮之慶良臣等唯唯奉詔

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兼權工部員外郎王珪面對即日除監察御史日歷紹興三十年八月沈介論珪召擢宰士檜泳送珪失所恃巧入湯鵬舉濫陛御史按前後薦除察官例引對今日歷所書乃云某官王珪輪當面對則似非薦對也珪除御史告詞有云爾仕于朝知之者鮮一言之間朕乃得之則非某端所薦可知又按秦檜死日宰上止有右司林一飛一員而曹冠權檢正右司自去年六月張士襄遷後更不除人或者珪所權即左司也然工部郎官題名止書珪遷監察不云珪改權都司介所云更當詳考

左朝散郎葉義問行太常博士

右朝奉大夫王會特勒停送循州編管殿中侍御史

湯鵬舉言會初無履歷恃檜與熺之親黨致身禁從出守便郡置田産於湖秀造大宅於平江三州之物聚於私宅恬不知耻新除右正言凌哲言會專恃權勢肆為貪酷其知湖州也民間私造酒醋斗升之犯即拘没家財逮移明州益嚴其禁加之違法横斂託名羨餘貯之别庫謂之措置曹泳嘗倡之於前已不堪其獘矣至會復增其數歲至三十萬緡於是多置税場以掊尅商旅增造酒額以抑配貧民以為未足也則又侵奪諸司正

額之錢悉充措置之數及其還朝席卷而去爲之
一空凡典三州皆二浙膏腴之地其去之日公庫所有
多擇以自隨所至蕭然恬不知恤治第平江極於華侈
皆出於三州兵民之力望投竄遐裔以爲臣子慢令賊
民之戒上謂魏良臣等曰會所至狼籍止緣恃秦檜之
勢乃敢如此可與廣南編置故有是命　太尉御前諸
軍都統制知興州吴璘乞赴闕奏事詔不許
丙申執政進呈諸處申到祥瑞乞宣付史館上曰此等

極有不足紀者卿等宜斟酌不中理者刪去之中興聖政史臣曰中興以來言祥瑞者類多貶秩罷官紅光有火德之祥赤芝應建炎之號禾穟生於枯桔甘露降於潛邸此其尤怪誕也聖諭及此欲屏絕之也上曰近日葉義問劄子極言州縣添差官之弊所給俸祿皆生靈膏血豈得不為民害祖宗舊法止宗室戚里添差差遣及比年因軍中立功人離軍將校例與添差除此外當盡罷去數十人不無怨嗟然愛惜民力要當如此魏良臣等言容續次修具取旨熊克小歷止書詔罷添差官五字左朝散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

議官賀允中守太常少卿左朝奉郎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椿試祕書少監左朝散郎呂廣問為尚書禮部員外郎三人皆為秦檜所抑久于外故上擢用之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蕭振充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上旣蠲蜀民舊逋而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符行中督責甚峻蜀人怨之雙流令馮光邦賊殺不辜為監司按治行中以光邦為秦檜所厚反坐告者杖脊編管朝廷知其不可任乃召

行中還而復用振降授左朝請大夫折彥質復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　左文林郎衢州州學教授胡沂左從政郎宣州州學教授葉譙亨並為祕書省正字　右奉議郎莫濛復為大理評事　左承議郎通判盱眙軍祝閌行宗正寺主簿左承議郎朱夏卿行司農寺主簿閌德興人夏卿勝非子皆用近臣薦故有是命閌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除盱眙倅其後言者論閌知海鹽縣作將覺堂由此除宗簿恐誤　左從政郎范成象行太學録成象成大兄也　責授左承事郎將作

少監分司南京朱翌復左承議郎充祕閣修撰　降授右承務郎趙汾復右承事郎特與改正過名汾還家而卒除名勒停人高穎復左承議郎　吉陽軍編管人胡銓量移衡州從刑部檢舉也　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齊旦直祕閣添差通判平江府王伯庠並落職放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旦奴事權臣減尅鹽本錢以資妄用伯庠以王會親戚寡廉鮮耻違法貪饕故皆黜之鵬舉又奏右承事郎福建路安撫司主管

機宜文字康與之贓濫尤甚右宣教郎江西路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字徐樗初受秦檜奏補即在行在守官撰
造言語檜酷信之嘗中害張宗元范彥輝與之頃在平
江干求州縣稍不如意遂撰造言語致周三畏放罷蘇
師德編管伏乞重加竄殛以為臣下贓汙告訐之戒詔
並除名勒停與之送欽州樗高州編管　右司員外郎
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言近年民間銷毀錢寶法禁雖
嚴尚未止絕葢緣出賣器皿其利不啻數倍今措置欲

責令州縣應街市見賣銅器限半月並拘催入官嚴行禁止其犯人不論輕重並押赴鑄錢監充役官吏知而不覺者從違制論仍行放罷論遂路坑冶興廢不常難以立為永額近來鑄錢司督責嚴緊往往銷錢為銅上下期於脫責今欲令遂路提刑司選官檢視坑冶所出多少令分數認納不得抑勒其全無所出去處即保明申朝廷放免又近來錢寶多有流入外界蓋緣場務官司利於收息博易今欲嚴行禁止如有透漏其巡尉并

場務官司知而不覺者以違制論仍行放罷犯人許諸色人及徒伴告首即以隨行財物多寡全行給賞民間有銅寶興發去處官司量支貸聽人户隨多寡輸納不得抑勒庶幾諸處銅坑不致隱蔽不告其金銀等坑及膽水興發處亦乞依此施行從之

丁酉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　右通直郎知真州陳正同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覽除目曰今此差除皆合公議自兩月以

來卿等除用人材無非盡公想見外議皆以為當如朕未嘗容纖毫之私於其間若行公道不變天下何憂不治上又曰近日兩浙閩廣市舶司及四川茶馬諸處進貢真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止　御史臺主簿張賢為國子監主簿右通直郎陳洪為太府寺主簿洪與義子也　詔直祕閣知荆南府孫汝翼專恣妄作直祕閣都大主管四川茶馬鄭靄職事不修唯務掊尅可並罷　直祕閣新知無為軍張永年罷以淮南轉運

判官王秬奏其以權貴姻連得貼職而不請避父名也

詔監司約束所部州縣受納秋苗不得過加收耗先是監察御史王珪以大宗正丞入對言今之急務莫先於富國裕民今四境無虞干戈不用而小有水旱一方之人多致流離死徙不能自存且以目前利害言之蠧民之財莫甚於輸納二税之獘大率加耗之入或過於正數官收一歲之租而人輸兩倍之賦中下之家逃租棄產漂寓他鄉者往往而是朝廷雖申嚴約束而州縣

公肆斂取無所畏憚唯其所説可以藉口循習之久不以爲怪也臣愚以謂莫若度州縣所用多寡之數立爲定例使上下通之此外不得分毫有所須索必重寘典憲不唯少寛民力亦使官租易辦公私之利無以踰此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霍蠡復直徽猷閣爲京西南路轉運副使　左朝請大夫熊彦詩知鄂州　左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葉三省復直龍圖閣　除名勒停人王趯復右朝奉大夫朝奉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劉岑復左朝散大夫

戊戌敷文閣待制劉一止充敷文閣直學士依舊致仕一止被召至國門病不能拜復求去乃有是命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三思罷以右正言凌哲論其謟事王會遂得教授官學會之去朝復附曹泳以短卷容跡人事于泳多非其實故也

己亥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太子詹事耶律歸一副使左中大夫行大理少卿馬楓見于紫宸殿　詔少

傅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押百官班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洪州寳文閣學士張燾知建康府浚以母憂不赴　端明殿學士新知建康府程克俊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從所請也　左中大夫知洪州王師心復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　左朝奉郎通判筠州劉章為尚書司封員外郎左朝奉郎通判廬州張晟為司勲員外郎上覽除目曰晟會稽人前日論本府科買箭笴擾民想皆曹泳趙士𥿄所為魏良臣曰不

獨越之箭笴如平江之洞庭柑每對直二千宣之蜂兒每斤三四十千多是科買民極苦之皆郡守無狀以此取悅權倖上乃詔悉罷之因曰朕平時未嘗毫末有取於民如日用紙亦不委臨安府只自令人買於市肆便得佳者良臣等曰陛下聖德恭儉如此雖古帝王何以復加　昭信軍承宣使潘端卿依舊帶御器械

庚子詔御前諸軍都統制可依見任管軍法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内兼州事者依本法

辛丑詔殿前馬軍司元差軍兵一百人充秦檜下充白直可令逐司拘收歸軍　加封漢將龐統為通惠威烈侯廟在梓州　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一人　諸路斷大辟[illegible]十一人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居南京即汴都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宮室悉為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